

驻村4年，退役军人王爱国写下300多万字手记——

一名老兵的“驻村答卷”

■ 铁照伟 陶昱



半年前从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机关工会主席的岗位上退休，王爱国依旧保持着写手记的习惯。

王爱国写手记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时是在本子上写，有时是将所思所想制作成图文并茂的“美篇”，有时是随手发一条微信朋友圈。

翻看王爱国最近几个月的日记，南埠村和九所村的“出镜率”依然很高。退休前的4年时间里，王爱国先后兼任定安县富民镇南埠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和九所村驻村第一



书记。从驻村第一天起，王爱国坚持记录工作见闻和感悟，陆续写下300多万字的驻村手记。

退休后，王爱国仍然牵挂着两个村子的发展。得知村里有什么新动态，他总是情不自禁写上几句抒怀。正如离任那天，他对前来送行的村民说的那样：“我永远是南埠村和九所村的一分子，会常‘回家’看看。”

“虽然我出生在农村，但出了校门就走进军营，从来没干过农活。现在组织安排我到农村去工作，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但冲锋号已经吹响，应该勇敢出征。”

——摘自王爱国驻村手记

王爱国不是海南人，但与笔者交谈时，他嘴里不时会蹦出几句地道的海南方言。

“海南当地的方言不好学。我18岁从老家湖北黄梅来到海南当兵，2005年转业安置在海南，在海南待了十年，没学会几句海南话。”王爱国说，他是在南埠村驻村时，“逼着”自己学会了方言。

2019年春节前夕，得知自己被选派参加海南省首批乡村振兴工作队，王爱国“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因为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那几年选派的驻村干部大多比较年轻，王爱国当时已经56岁，而且“没有一点农村工作经验”。

尽管心中没底，军人出身的王爱国还是积极“应战”。抱着“不辜负组织信任”的想法，春节假期一结束，这位海南省首批乡村振兴工作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就收拾好行李，随队前往南埠村报到。

王爱国在驻村手记中，记录下初到南埠村的情景——

“晚饭后，我们到乡间散步。沿着村委会往西穿过橡胶园，是几十亩长满杂草的空地。我不了解这么多田地为什么没人种庄稼。村民说，上半年缺水，种庄稼成本太高；下半年雨水足，但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没有劳动力也种不成。”

王爱国组织村干部座谈，希望听听大家对推进乡村振兴有什么好想法。没想到，大家用方言讨论了半天，他几乎一句也没听懂。

“入乡随俗，是夺取胜利的第一步。”在一篇手记中，王爱国写下当时的感受，

“上级在乡村振兴干部动员大会上要求我们‘俯下身子’？我的理解是，把自己当作是南埠村的一员，和乡亲们吃穿一样，谈一块，想到一起。开展工作要从学方言开始，每天学一句方言，走到天涯都不怕。”

这手记写于2019年2月28日——那是王爱国到南埠村驻村的第8天。

“‘战斗’作风要硬。到农村是去做事的，不是去做客的，要利用各种资源为乡亲们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摘自王爱国驻村手记

提到南埠村的“致富鸡”，富民镇群众有口皆碑。“致富鸡”，富民镇群众有口皆碑。“致富鸡”，富民镇群众有口皆碑。

2019年3月的一次入户走访中，王爱国了解到朱积富依托政府扶贫贷款，饲养了400多只小脚土鸡。刚刚过去的春节，朱积富通过亲友零卖了部分土鸡，还有300多只正愁销路。

因为妻子和大儿子都有残疾，自己又因病长期服药，朱积富的日子一直过得比较艰难。王爱国到朱积富养鸡的林地里一瞧，见那些小脚土鸡冠红毛亮，当即决定帮忙销售。

在题为《乡村振兴工作队，向你推荐“致富鸡”》的手记中，王爱国写下他的帮扶举措：“我们代表南埠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通过朋友圈推荐原生态农家土鸡，并承诺为客户做好各项服务、送货上门。大家还商量帮朱积富扩大养殖规模，打造南埠村的土鸡品牌。通过预售、承诺不高于市场价的方式打开销路。”

驻村还不到1个月，为啥王爱国就为南埠村出了一个致富“金点子”？翻看他的驻村手记，笔者发现王爱国一直在思考南埠村产业发展的可行性。“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支撑。把产业发展起来，乡亲们日子富了，其他的也就跟上去

了。”到访朱积富家前两天，王爱国在手记中写道。

为了帮南埠村找到更多更好的产业发展项目，王爱国到村里挨家挨户走访。那天，在一户村民家中看到刚刚出锅的猪肉粽，王爱国萌生一个想法：定安县一直有吃粽子的传统，当地出产的黑猪肉粽远近闻名。如果把南埠村的闲置劳动力组织起来，开办一家粽子加工厂，应该会有不错的收益。

王爱国和村干部、村民代表一商量，大家纷纷赞同。2020年6月，在定安县有关部门支持下，南埠村首个集体经济项目——粽子加工厂投产，帮助80余名村民就业。

“刚到富民镇时，镇领导曾介绍当地支柱产业是橡胶和槟榔‘两棵树’。几年来，种植百香果、花生、地瓜、五指毛桃等特色农产品，兴建粽子厂，养殖小脚土鸡、黑猪、小龙虾……我们和乡亲们一起努力，不但实现‘多条腿走路’，还吸引不少年轻人创业，村里越来越热闹。”说起南埠村的变化，王爱国脸上洋溢着笑容。

“当年，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部队。如今参加乡村振兴工作队，我同样怀着满腔热情。如果遇到难题躲着走，抱着把任期混过去的思想，就是忘记了初心。”

——摘自王爱国驻村手记

2021年6月，海南省首批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任期结束。当时，南埠村村民的腰包已经开始鼓起来，58岁的王爱国应该可以“功成身退”了。然而，他却主动选择留在工作队，到九所村任驻村第一书记。王爱国的理由很朴实：“驻村两年，我对当地情况已经很熟悉，算是队里的‘老兵’。我知道村里需要什么，乡亲们需要什么，就这样离开太可惜。”

尽管王爱国经验比较丰富，可每个村的情况毕竟不同。九所村留守、孤寡老人

吃饭难的问题，就曾让他烦恼。

起初，王爱国筹措了几万元资金，把九所村几间闲置房屋翻新改造成“长者食堂”，计划为老人提供免费午餐。可时间一长，又遇到运营经费不足的问题。怎么破解？王爱国翻出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他的“妙招”——打造“开心农场”。

“符永留家的小菜园”“符永春家的小菜园”……照片中，除了一畦畦绿油油的蔬菜，还能看到一块块彩色小牌子。“我们鼓励有劳动能力的老人认领小菜园、小果园，自己种植蔬果，为‘长者食堂’提供部分食材。这样不仅能让老人活动筋骨，也为村里减轻了负担。”王爱国说。

人居环境整治问题，也曾让王爱国发愁。“农村环境整治不要一味套用城市模式，更不要片面追求‘高大上’。那种花钱多、造价贵、维护费用高的方式，对不是很富裕的村庄来说，并不适用……”2021年11月的一篇驻村手记中，王爱国写下了他的所思所想。

王爱国与村干部共同研究，明确了产业、生态“两手抓”的工作思路。结合打造“开心农场”的经验，他们统一购买菜苗果苗，发动党员和退役军人带头，干部和村民齐动手，将村里的闲置荒地改造成一个个小菜园、小果园。

“村里对这些果园、菜园采取认领机制，村民负责种植和日常维护，合作社负责回收销售，通过发展庭院经济，巩固人居环境治理成效。”九所村民兵营长、退役军人莫世凯说。

2023年8月，王爱国的第二个驻村任期将满，年届花甲的他不得不和乡亲们说再见。在8月31日的一条微信朋友圈中，王爱国饱含深情写道：“4年驻村情，一生定安人。不论何时何地，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关注定安的乡村振兴之路。”

图①：王爱国在田间察看地瓜长势。

图②：王爱国在九所村“长者食堂”开业仪式上致辞。

图③：当地出版社出版的王爱国撰写的驻村手记。

受访者供图
本版制图：唐硕

致敬·心中英雄

采访陕西咸阳小伙韩佳龙和他的“志愿军肖像拍摄计划”，是从这名95后摄影师手机里的一条短信开始的。短信发自四川省攀枝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抗美援朝老兵余绍礼，目前身体状况不稳定，儿女们想尽快给他拍一幅照片作为留念……”

尽管已经去过整整一年，韩佳龙犹记得自己看到这条短信时内心闪过的犹豫：“距离实在太远了。从咸阳到攀枝花有1300多公里，开车要15个小时。”可第二天，一辆载有补光灯、摄影幕布等摄影器材的小汽车疾驰在关中西原——韩佳龙带着他的“移动摄影棚”，千里赴约。

余绍礼是韩佳龙拍摄的49位抗美援朝老兵。那次也是韩佳龙的“志愿军肖像拍摄计划”第一次“走”出陕西。

在韩佳龙牵头成立的一家公益服务中心，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与许多抗美援朝老兵的肖像照一同展示在照片墙上。那是韩佳龙与爷爷奶奶的合影——还在上小学的他站在两位老人中间，咧着嘴角。与颇具“镜头感”的韩佳龙不同，照片里的爷爷略显拘束。“我的爷爷名叫韩俊英，参加过抗美援朝。那是家里找到的唯一一张爷爷的照片。”韩佳龙说。

和许多抗美援朝老兵一样，韩俊英当年退役后回乡务农，一辈子没拍过几张照片，这让大学期间学习摄影专业的韩佳龙感到遗憾。2020年是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一个想法在韩佳龙心中酝酿：寻访像爷爷一样的抗美援朝老兵，“为他们拍一张像样的照片”。刚毕业的韩佳龙把大学期间勤工俭学赚的钱全部用来购置设备。他请父亲当司机，找来3名同学做搭档，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下，逐一走访拍摄当地健在的抗美援朝老兵。

乔建中，是韩佳龙镜头中的第一位抗美援朝老兵。韩佳龙记得，那天乔建中坐在镜头前，把衣服理了又理，神情庄重。当他把冲洗、装裱好的照片送给乔建中时，这位91岁的老人手捧着照片细细端详，不住地说着“谢谢”。那一刻，韩佳龙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既感到高兴，又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起初，韩佳龙到抗美援朝老兵家中拍摄时，老兵们多穿着便装。渐渐地，有些老兵听说要拍照，会主动穿上珍藏多年的老军装，佩戴好各类纪念章和奖章。“这最符合老兵的形象。”为了让没有军装的老兵也能拍摄军装照，韩佳龙联系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特意准备了几套老式军装。

说起抗美援朝老兵看到军装时的样子，韩佳龙一脸笑意：“他们的眼睛突然一亮，神情也瞬间变得生动起来。”有的老兵会讲起自己第一次穿军装的情景：“我穿上军装是1951年，18岁。现在我91岁了。”有的老兵直言对军装的喜爱：“70年没穿过了，太想穿了！”有的老兵一边乐呵呵配合韩佳龙帮他自己穿军装，一边有点不好意思：“90多岁了，还能照一回这么帅气的军装照。”

韩佳龙发现，并不是每位老兵都愿意佩戴纪念章和奖章。89岁的周凤鄂，拍摄前迟迟不肯拿出自己的纪念章。反复追问大家才知道，1953年周凤鄂参加夏季反击战役时，在一次急行军中一脚踩空，眼看就要滑入江

为「爷爷的战友」拍张照

■ 陈富强 冯伟 本报特约记者 曹琦

九五后摄影师韩佳龙和他的「志愿军肖像拍摄计划」

中，是班长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后来班长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周凤鄂一直觉得，纪念章不属于他一个人，要是拿出来“显摆”，对不起班长。”

“令人动容的场景还有很多。”拍照间隙，韩佳龙听许多老兵讲起战时往事。老兵杨思泉说，当年入朝作战时间紧迫，部队把所有能御寒的东西都拿出来，分到杨思泉手里的，有一条他守在阵地6天6夜，饿得实在没办法，吃完了身上仅存的一支牙膏。

为了帮更多老兵留影，听这些和自己爷爷年纪相仿的老兵讲更多的故事，韩佳龙加快了拍摄的脚步。

然而，就算韩佳龙和同伴的行动再快，还是留下遗憾。“有两次，我们约好拍摄时间，一周后到家里去拍摄时，老兵已经不在。”韩佳龙说。

正因为这样，接到攀枝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的那条短信时，韩佳龙还是决定赴约。

那天，在老兵余绍礼的病床前，韩佳龙拿出手机，一张张展示此前拍摄的其他老兵的照片。虽然和这些老兵并不相识，余绍礼依然很动情。他对着照片说：“老哥哥们，好好多活几年……”

4年多来，在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下，韩佳龙的团队已经走访了15座城市，为210位抗美援朝老兵拍照。在一个个拍摄现场，每当老兵们表示感谢时，韩佳龙总是回答：“爷爷，不用谢。你们是志愿军，我们是志愿者，咱们是一家人。”



图①：韩佳龙近影。曾肖摄影



图②：韩佳龙（前左）为抗美援朝老兵梁整理军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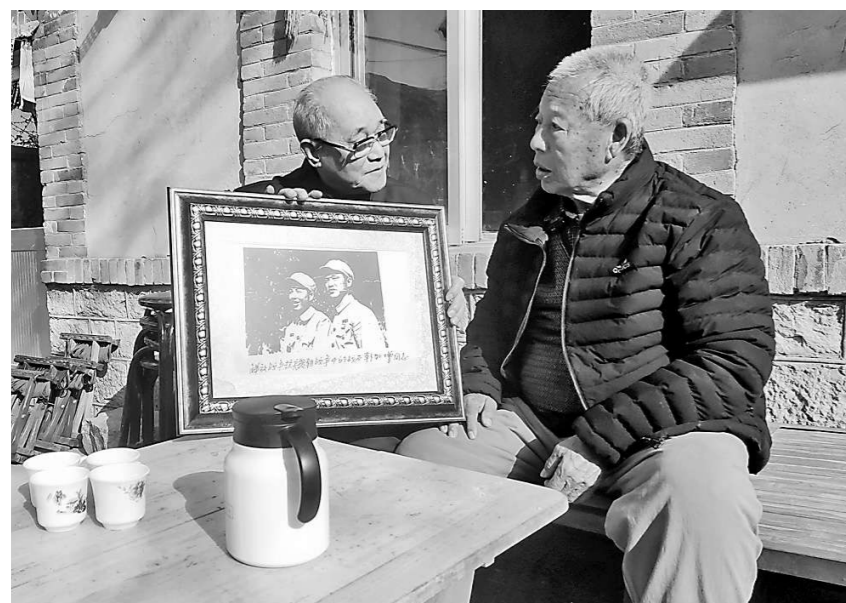


图③：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支持下，2023年12月27日，韩佳龙回到母校西安理工大学，举办抗美援朝老兵主题影展。姚启强摄

老兵戴海山与战友韩如增时隔72年重逢——

老战友，谢谢你那救命的冰糖

■ 王晓兰 王琛



3月21日上午，山东省淄博市龙贯庄村一个农家小院里，91岁老兵韩如增与93岁老兵戴海山，在分别72年后重逢。

从车窗里看到老战友韩如增在家门口翘首等候，从河北唐山远道而来的戴海山顾不上事已高，一下车便走上前去紧紧抱住对方，泪流满面。

在戴海山心中，韩如增是自己的救命恩人。1949年，他们一同调入原西南军区工兵第七团宣传队。新中国成立初期，两人所在部队承担修筑川康、康青公路的任务。由于所在地区海拔高、容易缺氧，部队为官兵们配发了冰糖等物资。

那一天，在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施工时，韩如增发现戴海山躺在路边，脸色蜡黄，气息微弱。韩如增赶紧掏出两块冰糖塞进戴海山嘴里，又抓了一把冰糖放进他的兜里。待戴海山渐渐缓过来，韩如增才得知他在行军途中把部

队配发的冰糖分给了沿路遇到的穷苦孩子。

1952年，韩如增调往其他部队，两人就此分别。一晃多年，戴海山对老战友愈发思念，多次请军地有关部门帮助寻找。然而，戴海山只记得韩如增是山东人，提供的其他相关信息不多，寻找并不顺利。

今年初，一位关爱老兵志愿者联系淄博市淄川区人武部，工作人员请淄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帮忙查找，发现当地有一位名叫“韩如增”的老兵。看到志愿者发来的照片，戴海山一眼认出这位老兵就是自己的老战友。

上世纪50年代退役后，韩如增回乡务农。戴海山的到来，为他平静的生活带来惊喜。提到当年“救命的冰糖”，韩如增说：“我们是战友，当时换了谁都会这么做。”

这次重逢，戴海山给韩如增带来一份礼物——两人当年在宣传队的合影。这张照片戴海山珍藏多年，这一次他特意请人翻拍放大，精心装裱。

洒满阳光的农家小院里，两位老兵促膝交谈，回忆军旅时光。军地人员和闻讯而来的乡亲们围在一旁倾听，脸上都挂着笑容。

左图：戴海山（左）与韩如增回忆军旅往事。王琛摄